

难忘清华园

○王锦燧（1962届机械）



2011年4月，王锦燧学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

时光飞逝，从1957年我步入清华园的那天起，至今已整整65年了。当年我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如今已成为耄耋老人。岁月的流逝带走许多往事，但我对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还是历历在目，母校当年的容貌，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

1957年夏天，我结束了在福州市福建师大附中高中阶段的学习。当时，正值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在全国参加高考的25.2万考生中，只招收了10.6万名学生，我能被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录取，真的是非常幸运。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心中充满喜悦并奔走相告，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

那年9月1日，我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我养我的父母，在仓前山龙潭角船轮码头乘船离开家乡福州。沿途在江西鹰潭火车站转乘学生专列，经过十天十夜的行程

才到达首都北京。记得9月10日早晨，当到达前门火车站时，清华大学的校车和志愿者已在车站迎接我们。我们满怀兴奋之情到清华报到，住进了新建的东区学生宿舍8号楼。从此，我的五年半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开学第一天，在清华大礼堂，学校为新入学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校长蒋南翔热情讲话，他希望我们在大学学习生活中，要培养自己勤于思考的能力，将来自立于社会；他号召大家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体育界老前辈马约翰教授发言，他满怀激情地鼓励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做一个健康活泼的青年。老师们的这些教导在我们一生中铭记于心。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期间，我们紧跟国家政治生活步伐，参加了国庆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游行，参加了整风反右的学习，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还融入到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我们还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满怀信心，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业和专业基础课的训练。入学期间虽然有各种活动，但我们都认真对待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授课学习，重视机械制图学等基本训练。各门课程的授课地点多在固定的第一教室楼、第二教室楼及阶梯教室进行，各门基础课程的实验多在科学馆、化学馆和

□ 值年园地

金相实验室完成。为了能准时到达指定的教室，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奔走于学校东西区之间。每门课程结束后进行的严格考试或考查，都促使我们认真学习、刻苦钻研。

作为机械系的学生，我们还必须参加金工车间的实习劳动，并到工厂进行专业课程实习。结合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进行了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的课程设计，并进行了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刀具、金属切削机床的专业课程设计。在毕业设计阶段，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进行毕业设计项目实习和调研。最后在学校完成了毕业设计的全过程，通过了毕业设计课程的答辩。

除了学习，我们也有多姿多彩的课余生活。除了晚上自觉到教室进行晚自习外，学校图书馆是我们必去的最好的自习场所，尤其是到了星期天，我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到大操场参加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已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培养毅力，我和同学们还经常从学校西门长跑到颐和园门口。



1982年校庆，王锦燧学长（前右2）与同学们返校，庆祝毕业20周年

此外，我们还在体育馆学习游泳，冬季在学校滑冰场练习滑冰。特别是后来修建了露天的西湖游泳池后，每到暑假我们都会去那里游泳。周末，学校的各个食堂都会组织周末舞会，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也陪伴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完成学业。

1962年12月，当五年半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在西大饭厅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宴会和舞会。当我拿到毕业证书时，心中充满无限感慨，美好难忘的大学生活这么快就将结束了。站在二校门前合影留念时，十秒钟的毕业照，却融汇了我们五年半学习生活点点滴滴的收获，那种心情如今仍铭记于心。感谢祖国、人民和学校对我的培养，学校良好的人文环境给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感谢学校各位老师的精心教导，是他们严谨的教书育人给了我最好的教诲，指引我们立身做人，勉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事业，追求卓越。

好儿女志在四方，我们全班同学都服从组织分配，高唱《毕业歌》离别母校。

此后，我们在祖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奋发上进，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有幸到北京市人事局报到，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系任教，开始了我的大学教学工作。在我的工作生涯中，从事过23年高等教育工作，经历了5年驻外教育外事工作，在原国家轻工业部、中国轻工总会从事了10年的行政管理工 作，又在国家科技社团组织工作了12年。我实现了清华母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与

此同时，我也深深为各位大学同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这些年来，我也偶尔返回母校，怀着对清华园的眷恋，每次都力图寻找大学时代生活的足迹。母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字厅后面“水木清华”牌匾依然悬挂，美丽的二校门后的草坪两侧清华学堂、科学馆和草坪前方的大礼堂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扩建后的图书馆更加壮观，古老的西区体育馆更显勃勃生机。学校东区变化最

大，陪同我们度过五年半生活的东区8号学生宿舍楼已不复存在，学校主楼两旁建筑林立。随着学校的发展，新兴学科和学院不断建立。我由衷地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高兴，母校已经向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步行。

在毕业6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母校焕发青春的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22年4月于北京

四十年交往话变迁

○多文礼（1977级化工）



多文礼
学长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有北京同学跟我慨叹人生跨越大，意指我从遥远落后的小乡村，到了大都市见世面。还说有可能出国，会更开眼界。那时谈人生，开玩笑。如今，身在加拿大，感慨我们这代人，目睹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校期间说得最多的是又红又专，还有强调体育锻炼，“健康工作50年”，其涵义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意思相近。

2012年为纪念毕业30周年出版的《延

伸的墨迹》，内有我一短文，以坐火车的经历，感受中国的巨变。我今年毕业40周年，继续延伸，回忆一些琐事，从多个视角感叹时代变迁。

1980年的获奖小说《陈奂生上城》，反映了那时的城乡差别。1978年3月入大学后，我也上城了——京城。初次去书店看到那么多图书，眼花缭乱，竟然有专为高考准备的整套数理化复习资料，感觉不久前，我多么想要它！于是为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买了一摞。或许因老家天晴日晒，风沙大，年轻妇女常年都戴口罩，围头巾，当时青睐一种鲜绿色的方形头巾，却难以买到。可我发现北京商店里有的是，就给我三姐买了一块。还见到老家长辈们说过的最有名的大前门香烟，便给我哥买了一条。

没想到，靛绿头巾的出现，在方圆邻里引起关注，好多人，几次找我们家，寄钱让我帮助购买。就这样，我成为驻京